

文 學 叢 刊

夜 景

蕪

艾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景

燕

夜

艾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五分
精裝實價五角

景夜

作 蕪 艾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六 三 四 路 州 福 海 上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巴 金 主 編 文 學 叢 刊

第 三 集
共 十 六 冊

星	栗子	曼陀羅集	夜景	春風	黃沙	達生篇	小巫集
葉紫	蕭乾	陳白塵	艾蕪	張天翼	靳以	萬迪鶴	奚如
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髮的故事	印象·感想·回憶	綠葉的故事	橋	銀狐集	咀華集	日出	運河
巴金	蕭軍	悄吟	李廣田	劉西渭	曹禺	臧克家	
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批評	劇本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目 錄

夜景	一
兒子歸來的時候	一七
變	四一
山中送客記	七五
鄉下人	九五
張福保	一四一
飢餓	一五七
一家人	一七九
毛辮子	一八九
小犯人	一九七

夜 景

匪如梳；

兵如篦；

團防猶如刀子割。

——四川民謠。

柑子樹上一大叢密密的葉子，頂着仲夏的黑夜。

樹底下吊着一隻油壺子，照亮出五尺見方的地方，徐老頭子他們一家人，便在這裏圍着白木桌子吃飯，響起了一片嘴喝菜稀飯的聲音。

蚊羣在粘有泥點的足幹中間，穿來穿去地叫着。老二將剛昏來的一碗菜稀飯，尖着嘴巴去喝了一口，覺得很燙，便趕快放在桌上，抓起蒲草扇來朝足幹上拍打着。蹲在黑暗中的板門，呀的一聲開了，伏在桌子旁邊眼紅着主人吃飯的兩條狗，

就立刻趕出去，大聲地吠了起來。

徐老頭子剛把筷子伸去挾那灑有紅辣椒麵的泡蘿蔔，便馬上停在菜碗邊上，一面掉轉頭去朝漆黑的門口打量。

「老三去看看，那個來了？」

老三正埋着頭車轉碗邊，系系胡胡地喝着稀飯，聽見爹在叫他，就趕忙仰起粘滿汗珠的額頭，但一時却回答不出話來，因為一大口滾熱的稀飯正包在嘴裏，吞不下去。

『我去看，我去看！』

老二立起身來，把蒲草扇遞在媽的手裏。

「呀！劉大爹來了，……小黑滾進去滾進去！」

老二一面招呼着客人，一面叱罵着狗。

徐老頭子挾着一塊泡蘿蔔，正要朝嘴裏送；突然一驚，蘿蔔便跌下地去了。

老大把剩下的一小碗稀飯趕緊系胡地一口喝完將筷子一丟就抓着放在柑子樹邊的旱烟管，沉着臉子向燃有火烟的牛欄走去。

女兒珍珍立刻挾了幾塊泡蘿蔔，放在稀飯碗裏，慌忙地端到暗黑的階邊，傍着南瓜架子坐着。

老婆子向老頭子呶一下嘴：

『你不要多說話，讓我來打發他！』

接着就向走來的劉大爹笑盈盈地招呼：

『呵呀，你老人家晚上好，請坐，請坐。』

一面拉着藍布破圍裙，揩着板櫈。同時又吩咐老三：

『快去給劉大爹拿煙來！』

劉大爹望了一眼老頭子，就坐在對面。將搭鏈子從肩頭取下放在桌上，伸手就去拍拍旁邊吃着稀飯的孩子的臉，逗他道：

『小豬！你怎麼不請聲劉大爹吃呢？』

『呵，小豬，你說我家的飯不好，劉大爹那裏肯吃呢？……搨一搨，你老人家！』

老婆子一面教着小孩子，一面遞一把蒲草扇給劉大爹。

徐老頭子把放下了的碗筷，朝桌子裏送進去一些，很耽心地問道：

『劉大爹，你今天上街去來嗎？』

劉大爹沒有答話，接着老三遞給他的一根裝好烟捲的旱烟管，剛要放在嘴上，忽然聳一下鼻子，皺着眉說道：

『我自家有烟袋。』

就將順在身邊的湘妃竹烟管拿了起來。老婆子掀一下老三：

『馱子，不要呆站着，去替大爹裝上！』

劉大爹叭了一口之後，冷冷地說道：

『味道差一點！』

老婆子搭訕道：

『你老人家，不要見笑，我們種田人就剩一點烟腳子吃呵！』

徐老頭子將自己的衣衫解開一點，用手掌拭了一下胸上的汗水，吃吃的說：

『這，這，這幾天街上可有事情嗎？劉大爹！』

劉大爹把點燃的烟捲取下了，丟在地上，一面不經意地答道：

『沒有！』

接着伸手進搭襠裏去摸索，徐老頭子心急跳起來，暗自猜道：

『這一定又摸出他媽的什麼捐票來了。』

老婆子把預備好的話，趕緊在心上練習一番：

『劉大爹你老人家看哪！煮稀飯的米，還是張三爹那裏借來的。一家人快要餓

餓了，那裏還出得起錢呢？……』

然而，劉大爹却從搭襠裏摸出一個精緻的牛皮烟盒子來，徐老頭子便輕輕地

鬆了一口氣，但心裏還是緊張着想道：

『劉大爹那裏是白白跑來我家玩呢？』

劉大爹取出一隻裏好的烟捲，從新裝上，慢慢地叭着，眼睛却朝南瓜架下響着稀飯聲音的那裏溜去。

徐老頭子時而拍拍腿上的蚊子，時而拭拭頭上和胸上的汗珠，樣子是很不安靜的。

老二依靠柑子樹站着，看見劉大爹那雙充滿淫慾的眼睛在溜人，便不高興起來，粗魯地收拾桌上的碗筷，拉着大步朝灶房走去，一面生氣地向南瓜架子那邊喊道：

『珍珍，你去幫嫂嫂洗碗哪！』

劉大爹這才掩飾自己，裝着很關心地问道：

『怎麼我沒看見老大呢？』

「你老人家有事找我家老大嗎？……他在照料牲口！……老三你去叫大哥！」

老婆子心裏也很不自在起來，但還是勉強地招呼着。

「不要叫他，不要叫他！……沒有甚麼事。」

劉大爹這樣說了之後，就把烟管放下，用手伸進搭襠裏去，仔細地摸索，先取出一個手摺子來，看一看又放進去。

徐老頭子實在耐不住了，顫抖著聲調問道：

「是不是上頭又要抽捐了？」

劉大爹一面在搭襠裏探尋，一面慢吞吞地回答：

「不，哪會有那麼多的捐！」

跟着就摸出一捲兩寸見方的紅綠紙帖來，用指頭朝唇上粘了點口水，才去一張一張地數着。

「劉大爹，你拿的是啥子東西呀？這樣花花綠綠的！……讓開點，你不要太擠着。」

老爹爹，這麼熱！

老太婆摻攏去看，同時又把吃飽飯站在旁邊的小豬掀開。

『嗓子東西；這是看戲的票子哪！』劉大爹擡起頭來，望了一眼老婆子，又低下頭去數着：『二十五，三十……你們不知道嗎？團總的老太太做生日，城裏的班子來唱戲……』

『呵，唱戲，這位老太太好福氣呀……今年怕上六十了吧？她老人家今年四月八，我還在大悲寺看見她呢！』

老婆子羨慕地說着。

劉大爹忽然聽見灶房門口有潑水的聲響，使用眼光朝那裏溜去，故意大聲地說：

『你們大家都該去看看哪，這樣好的班子，三年都難逢一次。……三十五，四十……你們一共多少人，一個人一張，八張夠了吧！小娃娃可以抱進去，不要票子的。』

隨即遞了八張給老婆子。

徐老頭子站起來擺着手說：

『不要，不要，謝謝劉大爹！我們那得閒看戲呢？白日黑夜都忙着要車水……，那個敢離開一刻兒，你看河灣邊上那兩塊田已經開裂了。快退還大爹！』

老婆子想着看戲的票子，有甚麼收不得呢，就把頭一偏，笑一笑說道：

『你就這樣固執！收着有條子要緊；……人家劉大爹這麼晚還走來，也不好意思退哪！……你忙，讓我帶着珍珍去看！』

『對呀，這回錯過了，以後聽着人家講才難過呢！』

劉大爹一面說，瞬一瞬眼睛，一面把其餘的放進搭襖裏。驀地擡起頭來看見珍珍抱着孩子，遠遠地站在母親的背後，就高興地說道：

『徐大媽，你們去，我會替你們找頂好的坐位呢！』

這時老大，老二都把牲口喂好了，嘴裏啣着短旱烟管，準備出去車夜水，聽見街

上有戲看，便走進油壺子照着的這個小世界裏面來了。

『去，老大，老二晚上看看吧，你們年輕人的足幹硬，旦角好哩！』

劉大爹見他們來了，忙把眼睛移開，故意高聲說話，一面拍着老大，老二的肩膀。老大是讀過兩年私學的，在媽手裏接着一張來，攢攏油壺子下面去看：上面印有字，蓋有圖章，雖不全認得，但大大的『兩角』這兩字，都是知道的。便向劉大爹問道：

『還要兩角錢嗎？』

『怎麼不要錢？……不要錢，唱戲的人吃水麼？』

劉大爹不滿意似的笑了一笑。隨即抓着剛才放下去的湘妃竹烟管，朝柑子樹身上，拍拍地叩去剩着的半節烟捲，重又從烟盒子裏取出一枝來裝上，一面又遞一枝給徐老頭子，說道：

『你嚐嚐這烟的味道！』

徐老頭子沒有伸手去接，只是鼓起兩隻眼睛，像要冒火一樣，定定地釘着老婆子；上下兩片嘴唇皮，不住地顫抖着。

劉大爹把捲烟收轉來，呷了幾下烟管，帶着鄙夷的神氣說道：

『這不多！這不多！八二一塊六，還不到一斗米的價錢，算不得甚麼！』

老婆子起初臉也變色了，看見老頭子那麼生氣，就心裏一橫，嘴巴一扁道：

『你不要做起那麼生氣的樣子！……幸好還沒有用過哪！……劉大爹，我當面

原封原厚地退還你老人家拿來拿來（一面把老大手裏的一張抓過去）……請

你老人家點一點，看還夠不夠八張。』

『呵呀，徐大媽，你老人家好不明白事體！這是規定每家都要買幾張的哪！……』

你要退，不要退給我，到街上去當面退給團總吧！』

劉大爹一手摘下烟管，一手理着八字鬚子，眼珠子溜着週圍站着的人。

徐老頭子咬着牙齒，哭喪着聲音，向老婆子罵道：

「這下子你去看戲嘛！這下子你去看戲嘛！」

接着將雙臂朝懷裏一抱，車轉身去，氣忿忿地向黑暗裏走去了。

老婆子手裏拿着八張戲票子，回不出話來，眼悽悽地望着他的老大。

老大把媽手裏的戲票子抓過來，粗莽莽地塞在劉大爹的搭襠裏，就咕咕嚕嚕

地說氣話：

「媽的屁要買也買不了這麼多！這真是欺負人！」

劉大爹把烟管取下嘴來，忿忿地吐了一口濃痰，翹着八字鬚，湊前一步向老

大說道：

「你還不服嗎？……這是照人口派的！這是照人口派的！」

口水濺幾點在老大的臉上。

「就照人數算，也只七張哪，不是剛說過小孩不要票嗎？你老人家也有點——

嚇半夜摸桃子，只找軟的吃！」

老婆子用力打了一下釘在手上的蚊子，趕緊接着說。

『嚇，嚇，嚇，不是那麼說的，徐大媽你記錯了，我說，我招呼你們的時候，可以把孩子帶進去，——好，看在熟人面上，就老實退一張吧！……我們常常還要見面，不要這麼動氣！不要這麼動氣！』

劉大爹倒笑起來了，剛就把老大塞進去的，取七張出來，遞給老婆子，一面眼睛却向珍珍溜去，（因為她這時已走近媽的身邊了）溫和地說道：

『看在熟人面上錢也可以通融幾天！』

老大對老婆子揚一揚手，竭力忍着氣說：

『媽，不要接！不要接！……劉大爹，我還要請問你囉！按人口分派，就算公平嗎？李大桶他們有田有地的，那就只能買三張了，我們鼻子尖那麼大的地方都沒有……天呵，七張！……』

看見劉大爹在猷猷地望着他的妹妹，使用勁拖一把道：